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五

□ 12
3110
15



門 012
號 3110
卷 15

左傳輯釋卷十九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公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杜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杜書名

罪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杜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杜蚡泉魯地秦伯

卒杜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

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杜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安陸祭云劉敞曰如杜所言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為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註乎今案魯之軍號傳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傳則屢書之矣叔孫氏之軍名尤未見有據衡案先是三家各征一軍之人今舍中軍則其人當反於公是尊公室非卑之也其實不然故此

先言卑公室而下文詳言之蓋舍中軍者特舍其名而實中分之以屬上下軍既合三軍為二軍季氏專征一軍孟叔二氏共征一軍是四分三軍季氏征其二也故傳以四分之初孟叔亦各得三分之一故或征其半或征三分之一今滅

于施氏成諸臧氏杜李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杜三家成諸臧氏取其令名其二家謂叔孟非謂施臧二氏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杜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杜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杜以父兄孟

氏取其半焉杜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杜簡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杜國人盡屬三家三安衛案周

有賦周禮注所云口率取錢雖是漢法亦原於周也三家所征謂此賦故上文云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若是田稅一家所受之田自有定額安得分父兄弟而兩屬之哉襄十一年傳又云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是其所征軍乘之人而其田依然屬公故哀公曰二我猶不足如之何其微若國民

盡屬三家而魯君無田可食安得發此言哉貢于公杜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杜告叔孫安衡案以註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

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傅閱詛諸五父之衢杜皆在襄受其書而

投之杜投擲註帥士而哭之杜痛叔孫註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

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杜不以壽終為鮮西安正義名之為鮮言

詩小雅蓼莪云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傳云鮮寡也謂父母既沒寡獨居室叔孫

信讒殺孟丙仲任避禍奔齊死無喪主其禍與遠征喪父母者同蓋古者謂遭禍孤

獨者為鮮生死同之故小雅之民遠征喪父母自稱鮮民叔孫殺遂其子季孫命

魯侯使其臣葬之則叔仲帶稱為鮮耳杜云不以壽終為鮮未知所據

杜洩杜命使從註西門杜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杜從生存朝安正義服

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損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衡案杜以

朝為朝觀之路不得於辭故後儒多從服虔然三辭於朝禮無其文且吉凶異禮挽

軀朝於君與桃茆被不祥之義相反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也竊謂朝指外朝外朝在

臯門之內叔仲帶云自西門故杜洩不復言門直言自朝自朝則自正門可知矣一

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杜遷易註羣臣懼句死不敢自也

既葬而行杜善杜洩註仲至自齊杜聞喪註季

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

五傳員畢

卷之十九

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

杜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

虛於其

安衡案大庫庫名以其大於他庫故名大庫猶府長於他府名之曰長府

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杜取叔孫氏

邑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杜使從於亂

正義服虔云使亂大和順道陸榮云大順者嫡庶之常分惠棟云從順也王引之云襄二年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為從於亂謹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訓順言立適大順也今殺適立庶則亂大順矣助君順也今釋君助臣則亂順矣亂從猶犯順信三十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書傳從字多訓為順不可故舉家語正論篇使亂大從王肅注亦曰從順也是舊說皆如是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

杜披折罪莫

安釋文見賢通反衡案赦釋通解也言折邑罪莫

杜披折罪莫

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杜齊魯界上

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杜寧風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

可能也

杜不以立己為功勞據其所言善

安衡案當時魯人皆不知牛餓殺叔孫牛既奔其徒稍稍語之於

是始知之耳故難以昭

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

云有覺德行四國頌之

杜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頌從之

初穆子之生也莊

叔以周易筮之

杜莊叔穆子父得臣也

遇明夷

杜離下坤

之謙

為子祀

杜奉祭

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杜行出

而歸

日夷傷也

日之數十

杜甲至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

為公其三為卿

杜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日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卑人定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

闕不在第尊

王公曠其位

策非

日上其中

杜日中盛明

食日為二

杜公

旦日為三

明未融故曰

故曰為子祀

杜莊叔卿也卜豹為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

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杜融明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

其當旦乎

故曰為子祀

杜莊叔卿也卜豹為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

夷于飛

杜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不

明而未融

故曰垂其翼

於日為未融

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

辟難而行

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

離火也，艮山

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

離艮合

安中井積德云：離為火，重複難通，恐

山也，此覆說之。離為艮，說卦名，火焚山，說卦象。杜著注時，其文

於人為言

杜為

言，安正義說卦云

敗言為讒

杜為離所焚

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言必讒也

杜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

安衡案：離變為艮，艮止也。未

有言，其有所往，上文既釋之，曰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是也。此欲言往而

為牛

杜易離下離上離畜牝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垂不峻，翼不廣

杜峻高也，翼垂下

謙不足，飛不翔

杜謙道冲退，故

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

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

安衡案：此垂翼分釋，垂言其下，翼言其

故曰其為子後乎

杜不遠翔，故

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云翼垂下，非傳意也

杜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

杜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

以屈生為莫敖

杜建子屈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

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

杜汜菟氏

安釋文：汜徐扶嚴反，衡

石經从己，諸

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杜傳

楚強諸侯

公如晉

杜即位而

自郊勞至于贈賄

杜往有郊勞無失禮

杜揖讓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

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

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

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

杜在大

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

能用也

杜羈，莊公文

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

杜謂伐莒

利人之

難

杜謂往年莒亂而取郕

不知其私

杜不自知

安衡案私恤也言但知利他人之難而不知己有可恤念之事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杜魯君與民無異

安陸案云程公說曰古者君養民民食於他者言民為三家所有

也顧炎武云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昭公不能養民而民食於三家不知有君楊懋建云昭公二十五年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正所謂民食於他也

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

杜與憂國

安衡案其所躬所

處也躬所處謂其位人君之位所以治民而安社稷也詩云不

而屑屑焉習儀

以亟

杜言以習儀為急

安衡案說文屑動作切切

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

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杜叔齊以此諷諫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

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

杜河南成皋縣

安衡案成本或作城非

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

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

而思終終無不復

杜事皆可復行

從而不失儀

杜從順

敬而不失威

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

杜以先王之禮成其好

度之以二

杜度晉楚之勢而行之

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

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

起為闞

杜刑足使守門

以羊舌肸為司官

杜加官刑

足以辱晉吾亦得

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貶匹夫

不可以無備況貶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貶人朝聘有珪

杜珪以信

享頰有璋

杜享饗也頰見也既朝聘而

安正義小行人合六幣鄭

享后璋以皮今檢杜注意義則不然謂主國設酒食以饗賓賓則執璋以行禮故云享頰有璋注云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為饗食之饗杜必然者以此傳下云設机而不

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

衡案此君臣並言上朝言君聘言臣則此享謂君享后頰

謂臣類后即小行人注享后璋以皮也周禮大宗伯時問曰聘殷頌曰視注云殷頌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其禮大於時聘蓋亦有執璋頌后之事故云享頌有璋下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謂王饗諸侯宴有好貨則無臣而言之後有陪鼎謂賓始至致館饋餼之禮及郊勞贈賄皆各一禮若破此享爲饗訓頌爲見既與上朝聘不倫又與下設机而不倚相復皆妄說也凡君所執命圭命璋臣所執象圭象璋其名既同故不復分別言之半圭曰璋小有述

職杜諸侯適天大有巡功杜天子巡守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

飲杜言務安謂饗禮宴有好貨杜宴飲以貨爲好衣安衡案饗言其

互文示義好安餼有陪鼎杜燕食爲餼陪加也安正義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

鼎三鄭玄云食不備禮曰餼餼熱也其鼎實如饗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陪衡案賓始入館未暇烹餼故先饋餼其禮小於饗餼今舍

饗餼而言餼者餼猶有陪鼎杜賓至逆勞出有贈賄杜去

貨贈之以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杜失朝聘宴

安衡案之道城濮之役杜在傳二晉無楚備以敗於邲杜在宣

年言兵禍安衡案晉破楚於城濮遂輕楚不備故敗於邲上言苟有其備何故不始於城濮註可故此主備主之言邲之敗端起於城濮杜云兵禍始於城濮失之

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杜在成十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

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杜君臣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

親又欲恥之以召寇離備之若何杜言何以誰其重此杜言怨

若有其人恥之可也杜謂有賢人以敵安衡案重猶貴也言誰其貴重招

之人必能備之註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

而樂至杜慶章求昏而薦女杜薦進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

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

吳魏舒范鞅知盈杜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羊舌肸之下邲

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杜非

凡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杜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大

任出杜二人韓箕襄邢帶杜二人韓叔禽叔椒子羽杜皆韓起皆大家也

韓賦七邑皆成縣也

註杜成縣賦百乘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註杜四族銅鞮伯華叔向

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

註杜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

韓須楊石

註杜石叔向子食我也

因其十家九縣

註杜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

二縣故但言彊家

長轂九百

註杜長轂戎車也縣百乘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註杜計遺守國

者尚有四千乘

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

註杜伯華叔向兄

中行伯魏

舒帥之

註杜伯中行吳

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

註杜失昏姻之親

實無禮

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註杜謝遠啓彊

厚為韓子禮王欲教叔向

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註杜言叔向之多知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

辭不敢見禮也

註杜奉使君命未反故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

註杜自為逆也

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註杜謂授子產政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註杜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莒人愬于晉

註杜愬魯受牟夷

晉侯欲止公范

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

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

註杜間暇也

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

註杜討受牟夷

不設備戊辰叔弓

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註杜嬖君臣異故重發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

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註杜役在四年

遠射以繁陽之師會於夏汭

註安衡家陽水或作揚或作揚今從石經杜四年傳注云夏汭漢水入江之地今謂之夏口

越大夫常壽過師師會

註杜會楚

楚子子瑣

註杜瑣楚地

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

註杜從吳師也

遠不設

備吳人敗諸鵲岸

註杜盧江舒縣有鵲尾渚

楚子以駟至於羅汭

註杜駟傳也羅水名

吳子使其弟蹇由槁師

註杜槁勞

註安衡家兵士拈槁勞之以酒食曰槁字本從木石經以下皆誤從牛今訂正

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搞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杜言吳令龜兆告

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杜休解而忘

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杜馮盛虐執使臣將以釁

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杜完器其可以息師杜

息楚安衡案息止也言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

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

之守龜其何事不下杜言常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

其報在邲杜城濮戰楚卜吉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杜言吳有

陸祭云其庸者不敢必然之辭衡案報復也謂卜兆報人之象乃弗殺楚師濟

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

楚師從之及汝清杜南懷汝清吳不可入杜有楚子遂觀兵於

坻箕之山杜觀示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

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零婁禮也杜善有

秦后子復歸於秦杜元年景公卒故也杜終五稔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杜再同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

晉葬杞文公杜無宋華合比出奔衛杜合比事君不以道自秋九月

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杜魯怨杞因晉取其田

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杜合先王士弔大安正義公子遂如晉葬襄

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三月鄭人鑄

刑書杜鑄刑書於鼎以安正義二十九年傳云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

亦是註為國之常法註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彼是鑄之於鼎知此

叔向使詒子產書杜詒遺曰始吾有虞於子杜虞度也言準

民之有爭心也杜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安王引之云議讀為儀儀度也

其罪不豫設為定法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

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議陸績姚信本並作儀惠

氏周易述曰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案惠說是也儀與擬皆度也作議者假借字

耳少牢下篇其胥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今文儀或為儀宜

十一年左傳令尹為艾獵城沂程土物議遠邇昭三十一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議

遠邇量事期皆謂度其遠邇也衡案議謀也謀亦度也如字自通不必讀為儀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杜閑防糾之以政杜糾舉安陸祭

督也督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杜奉養制為祿位以勸

其從杜勸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杜淫放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聳之以行杜聳懼安惠棟云漢書引此傳作懼晉灼曰古悚字按十九年

左氏古文為後人竄易多矣王念孫云漢書刑法志聳作懼顏師古曰懼謂獎也此

說也聳之以行謂舉善行以獎勸之故楚語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

戒勸其心聳注曰聳獎也方言曰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或曰獎中心不欲

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衡案聳聳動之也心為之聳動故可以訓懼可以訓獎訓

勸此云以行則訓獎為長教之以務杜時所使之以和杜說以臨之以敬泣之

以彊杜施之於安正義臨泣一也臨謂位居其上俯臨其下泣謂有

剛杜義斷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杜上公王也官安阮元云正義

王公之土制然則公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

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杜權移於法故並有爭心以微

於書而微幸以成之杜因危文以生爭緣安正義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

文以生與上爭罪之心衡案爭謂爭利耳故下文弗可為矣杜為夏有

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杜夏商之亂著禹湯之安惠棟

郡古文曰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外傳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周有亂政

甲亂之七世而隕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改作湯刑故云亂之

而作九刑

杜周之哀亦為刑

安正義準夏商所作當為文武周公之制不以

故稱之耳惠棟云九刑者刑書有九篇成王時所造見周書周衰重作之定為成科亦若祖甲之作湯刑也衡案刑以輔政雖聖王明主必不能廢之既已不廢為士師者不得率意用之亦必有成法故五刑有服著于堯典是其證也然古之用刑者度情與事上比下比據成法以斷之而不使民知之所謂議事以制是也及商周有亂政特詳其法一斷之法不復隨情輕重之今子產又鑄刑書以明示於民故叔向毀之非謂聖王無刑書也

杜言刑書不起

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

杜在襄三

安衡案田有封洫復井田之

辟鑄刑書

杜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

立謗政

杜作丘賦

之德日靖四方

杜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

又曰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

杜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

安正義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二解俱便於杜陸祭云二

注皆於經文不順德今詩作與鄭箋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又云儀法文王之
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其說是也衡案德今詩作與鄭箋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又云儀法文王
者仲尼正之也凡左氏中所引與今詩異者皆放此
如是而辟之有

唯以德與信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

杜以刑書

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

杜錐刀末

亂獄滋豐

安顧炎武云豐者繁多

賄賂並行

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矜聞之國將亡必多制

杜數改

其此之謂

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

杜復報

僑不才不能及

士文伯曰火

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杜以見箴

藏

見鄭其火乎

杜火心星也周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

杜刑器

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

杜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

夏季孫宿如

晉拜莒田也

杜謝前年受年

有加邊

杜邊豆之數

武子退

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

杜貺賜

得

貺不過三獻

杜周禮大

今豈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為

安衡案言今豈有加非已所能堪得無

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

罪

注乃有他罪而特設此以教宜循禮乎

以如禮致驩心豆多於魯侯也敢本或作者非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杜此未敢當固請徹加而後卒安衡案言魯侯未當加豆之禮也註多於常禮謂之加非謂季孫之

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杜之貨好宋寺人柳有安衡案謂酬幣寵杜有寵於平公天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杜欲以求媚大子柳聞之

乃坎用牲埋書杜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杜亡人於是華亥欲代右師杜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

聞之久矣杜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杜代合比見於左師杜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杜夫謂華亥女喪而宗室於

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杜言人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

母獨斯畏杜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杜為十年

華亥出杜報前年六月丙戌鄭災杜終士文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

見杜不致當國君之勞相鄭地固請見之見如見王杜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

馬八匹私面杜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杜楚如見以馬六匹見子產

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杜降殺以兩禁芻牧采樵不入田杜

不樵樹不采蕪杜蕪種也不抽屋不強旬誓曰有犯命者君

子廢小人降杜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舍不為暴主不恩實杜恩惠也

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杜三卿罕虎公孫儵游吉韓宣子之適

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

我衷杜辟邪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杜詩小雅言上教下效

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杜逸書則無寧以善人

為則杜無寧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杜寧也

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杜傳言叔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杜向知禮

于楚杜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杜遠洩

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杜楚大

在譙國城父杜房鍾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杜吳地獲宮廄尹棄疾杜鬪韋

父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杜歸罪於遠洩不冬叔弓如楚聘且杜龜之

弔敗也杜弔為吳安正義如上注不以敗告故不書而得弔敗者本自為聘杜聞敗因弔之故言且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杜告盟士句相士執逆杜士句

諸河禮也杜士句晉大夫相為介安釋文古本士句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杜得敬逆來者之禮

相亦公事若才當其任未必避私諱以不取其入且古人相於字而不名於杜同學者皆以士句是范宣子即士鞅之

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杜簡公北燕伯晏子曰杜三年出奔齊

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杜三年出奔齊

可也杜為明年暨安衡案齊侯伐燕將納簡公而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杜齊平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杜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安正義杜問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謂此魯與齊平賈逵何休亦以為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杜毅梁

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杜毅梁

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杜毅梁

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饒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逆之按經例既燕與齊平杜毅梁

當書燕魯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蒞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杜毅梁

者據經言之賈君為得衡案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書曰寔來間無異事杜毅梁

故不復言州公與此不言燕書法正同故許服杜皆以為燕與齊平其說可從傳云杜毅梁

齊求之也者釋經所以書暨齊平言齊求之故燕暨齊平也癸巳以下左氏自為文杜毅梁

直接六年傳以終晏子之言但齊求之而言燕人行成者齊侯本欲納簡公既而知杜毅梁

不能納次于饒以示欲與之和之意燕人喜免于討承其意以行成經誅其意故書杜毅梁

曰暨齊平傳述其跡故云燕人行成始不相戾也且六年冬齊侯伐燕此年二月始盟于濡上則正月猶在燕若與魯平所謂求之者齊侯使入自燕來魯而求之邪抑大夫在國者自來求之也此皆必無之事以此推之賈說不攻自破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位盟杜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杜元年大夫盟于號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

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杜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癸巳齊

侯次干號杜號燕安衡案上傳釋經此以下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

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杜敝器瑤簠安衡案終左二月戊午盟于

濡上杜濡水出高陽縣東北燕人歸燕姬杜嫁女與賂以瑤簠玉積

單耳不克而還杜瑤玉也積置安正義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殷以單

此器旁有耳若今之盃故名耳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杜折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芋尹

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

以實之杜章華南郡無宇之閤入焉杜有罪亡人無宇執之有司

弗與杜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杜執無王

將飲酒杜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杜經營天下略有安正義莊二

云略界也則此略亦為界也衡案杜云經營則經訓度矣今案婦女治經諱以成繪

泉故經有治義二十五年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注訓治是也此經亦當訓治經略

者治四海之境界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言略諸侯受地於天子封於四境故言封

皆一物也楚子以章華之宮為私地以自小故無宇言治封境以廣之故下文承之

曰封略之內何非君土或諸侯正封杜封疆有古之制也封略之內

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杜毛草安衡案毛謂九穀及蔬菜故詩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杜詩小雅天有十日

人有十等杜王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

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圍、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

杜養馬曰圍、養牛曰牧

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

杜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

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

杜僕區、刑書

附藏贖物，即下文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是也。僕區是刑書中之一法，非刑書名，故

云：僕區之法，後世謂之盜窠，止盜之法，在嚴窠禁，楚文作此法，宜其能封汝也。

曰：盜所隱器，

杜隱盜所得器

安沈彤云：當作隱所盜器，觀杜解可見。衡案：盜所隱器者，謂盜所附藏贖物之人，故杜云：隱盜所得器

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

杜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

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

杜言皆將逃

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杜萃、集

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

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

杜言王亦為盜

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

杜往去也

杜盜有寵，王自謂為葬靈王張本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杜宮室始成祭之為落

安正義雜記云：成廟則豐之路寢成，則考之

而不覺，豐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覺者不神之也。考之者，

也。與諸侯落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為此臺，願得諸侯與

始升焉，是其明證矣。下傳又曰：楚子享公子新臺，即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落

之之事，享也，非祭也。小雅：斯干箋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豐之，歌斯干之

詩以落之，則落與豐明是二事。釋文訓為始是也。馬宗璉云：鄴元曰：離湖在華陽縣

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衡案：雜記注：鄭康成引禮

大宰，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

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

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

失墮而致諸宗祧杜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

以冀杜冀魯授於今四王矣安正義日謂往日也董遇注無日字衡案蜀之盟衡父傳序相

授於今四王矣杜四王共康鄭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杜在哀社稷之不皇

況能懷思君德杜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杜足

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

之敢望杜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安正義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王

靈福也言寵楚國而賜之以福也凡傳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者靈皆謂福也衡

案靈廣韻訓福僖九年其濟君之靈也及此寵靈連用皆當訓福其餘以君之靈之

類當訓寵雖則訓寵字義既殊則其意稍別蓋蒙人之恩寵猶如得神靈之祐故謂人祐已為靈耳

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杜問魯見安王引之云下文曰

見于蜀則行期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蓬啓疆聘且請期杜彼注曰

謂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由楚定之何須問魯乎

衡案成二年傳云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楊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

斲以蜀盟為辭示魯以若不可將伐之意伐魯之期固由楚定之然其定之由魯

言承質幣者婉其辭耳杜解意而不解文故云問魯見伐之期其說未可非焉

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杜請問安衡案必言見于蜀者言魯侯若不來將出師以問公衡

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今并終其言也

公將往夢襄公祖杜祖祭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

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

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杜

鄭城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杜僖子仲及楚不能答郊勞杜為

相禮張本喜子病不能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

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杜受其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

三傳詳釋

地如魯地

杜衛地不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不韋之末及降婁之始於是

有災魯實受之

杜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杜

八月衛侯卒十一月李孫宿卒

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

杜感日

問安正義詩作此且此云彼者師讀詩註不同也衛案此亦孔子正之耳

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

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

杜謫讀也安正義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於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雖千歲之日食豫筭而盡知寧復由教不脩而政不善也此時周室微弱王政不行非復能動天也設有天變當與天下為災何獨衛君魯卿當其咎也若日食在其分亦其國即當有咎則每於日食必有君死豈日食之歲常有一君死足明士文伯言衛君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侈心溢或淫恣情慾壞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為監戒知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焉衛案正義說聖人神道設教之意頗當故今摘錄其要但解士文伯之言則失之文伯蓋謂國君有道賢者在位則日月之食不能為害唯其無道則亦足以致禍故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日月之災謂食自取謫謂取禍於日月之災言日月之食本不致禍特以無道自取之耳正義解取謫為致日月之食所以不通也

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

日擇人

杜擇賢二日因民杜因民所利三日從時杜順四時安

衡案言能務此三者日月之災不能為禍時晉侯怠政故以此戒之

晉人來治杞田

杜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

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

杜成孟氏邑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杜謝息傳

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

杜挈餅汲者喻小知為

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

杜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杜季

孫亦將疑我不忠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

杜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魯罪

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

杜候晉間隙

取吾與子挑

杜魯國卞縣東安馬宗璉云襄十六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圍邾

北鄙邑故齊圍邾不得仍圍挑以釋其怨是挑與邾近之證衛案卞亦魯國北鄙之邑與齊國堂阜相接說見于前杜以其東南挑虛當挑當不謬成孟氏之邑經多作邾其作成者蓋假借耳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

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

杜萊柞二山安馬宗璉云闕駟十三州記曰泰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案郡國

志泰山萊燕有原山乃遷于桃杜謝息晉人為杞取成杜不書非楚子享公

于新臺杜章華使長鬣者相杜鬣鬣也欲安正義吳楚之人少鬣故選長鬣者相禮也

以大屈杜宴好之賜既而悔之蓬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

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

君其備禦三鄰杜言齊晉越將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

之杜傳言楚靈不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杜

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杜晉所望祀山川安衛案

通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杜羽山在東海其神

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杜歷殷周二代又通在

羣神之數安正義諸本皆作熊字賈逵云熊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

鼈三足梁丘云鯀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但以神之所化不可

以常而言之若是能鼈何以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為獸今亦以為熊獸是也汲冢書

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言闕屏牆必是獸也張升反

論云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為熊久血為燐積灰生蠅傳玄潛通賦云

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書言諸而暮終羸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

而為龜兮鯀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為能著作即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

者皆于陵反張升用舊音傳玄用新音張升亦作熊也按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

衛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凌劭言是也衡案此條正義精當不易王引之又博引廣

證辨作能之非其言極是文長不錄焉張升反論本皆作張叔皮論錢大

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杜言周衰晉為盟主韓子祀夏郊杜祀

晉侯有間杜間差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杜方鼎莒子產為豐施

歸州田於韓宣子杜豐施鄭公孫段之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

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

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杜此年正月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

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杜荷檐也以微安衡案宋本作檐阮

註薄喻貴重元云依說文當作

左傳卷之十九

舊古書多假擔為之擔俗字

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

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

杜恐後代宣

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

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

豐氏也敢以為請

杜傳言子產貞而不諛

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

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

杜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

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

往

杜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

鑄刑書之歲二月

杜在前

或夢伯有介而行

行

杜介甲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

杜駟帶助子曾殺伯有

明年壬寅

余又將殺段也

杜公孫段豐氏黨壬寅

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

齊燕平之月

杜此年正月二十八日

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

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杜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

杜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

曰公孫洩何為

杜子孔不為厲問洩何為復立洩

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

杜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洩使若以義繼絕以說民心

從政有所及之以取媚也

杜民不可使知故治政或

富反道以

安衡案之謂主意所在今立良止本為撫伯有厲而并立洩使若以天

求媚於民

杜義繼絕然不如此民不說而反惑焉故反主意所在并立洩以取說

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

子問焉

杜景子晉中

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

曰魄

杜魄形

既生魄陽曰魂

杜陽神

安正義鄭玄祭義注云氣謂虛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是

云魄附形而魂附氣也衡案人生句人之始生目不能見耳不能聞手不能執足不能行既而目能見耳能聞手能執足能行此之謂化即所謂魄也魂魄相將之物魄生則魂亦從而生矣陽以氣言陽曰魂則魄為陰而屬形可知矣古人之言簡而能盡如此魂本或誤魄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杜

物權

安正義物非權勢之名而以物為權勢者言有權勢則物備物謂奉養之物衣食所資之總名也

是以有精爽至於

神明

註杜 神明也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

子啟邑之卿

註杜 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

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

也

註安 衡案言雖最爾貌小乎亦猶為國

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

也多矣

註杜 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

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

註杜 相尚以奢相困以酒

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

惡

註杜 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胡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

齊師還自燕之月

罕胡殺罕魍

註杜 魍子皮弟

罕胡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

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

註杜 問胡可使在何位

卿

違從大夫之位

註杜 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

罪人以其罪降

古之

註杜 罪重則降多

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

執政所實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

註杜 大夫位

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故

也使從嬖大夫

註杜 為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

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

註杜 睦和

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

故諸侯貳詩曰鴟鵂在原兄弟急難

註杜 鴟鵂在雅鴟鵂

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

註杜 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

於衛之嗣

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

註杜 嗣君也

獻子以告韓宣子宣

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及戚田

註杜 傳言戚田所由還衛

衛齊惡告喪于周

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

註杜 簡公王

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

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註杜 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

安王

左傳

卷之十九

左傳

卷之十九

左傳

左傳

之云大雅文王集傳引或說曰陟降當為陟降索格讀為格爾雅曰格陟登陞也是格與陟同義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既言陟而又言格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格與格古字通論語為政篇有恥且格漢山陽太守祝睦碑格作恪後漢書班固傳用討韋願黎崇之不格文選格作恪逸周書小開武篇固有恪言即格言也不必改為陟降衛案天子崩曰天王登假假與格通陟格即登假也王說得之

余敢忘高圍亞園 註杜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禮 註杜不能相儀答郊 安釋文病不能禮水或作不能相禮惠棟云今本禮上有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為己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注矣且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相字陸氏不從是也王引之云古者謂習於禮曰能禮周語晉侯其能禮矣是其證上文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是不能者相儀與答郊勞二事故總言之曰不能禮如曰不能相禮則專指相儀言之遺却答郊勞一事矣

從之及其將死也 註杜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

召其大夫 註杜僖子屬大夫

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違者曰孔丘 註杜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

聖人之後也 註杜殷湯

而滅於宋 註杜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

殺其子 安傳遜云以聖人為殷湯則宋皆其後也何云滅于宋乎陸榮云世本家奔魯 註語並云孔父嘉曾孫防叔始奔魯家語又云以辟華氏之偏故今案嘉為華督所殺其子辟禍應即時出奔安得至曾孫乃適魯乎杜說較近理特未詳所據耳衛家督見孔父之妻於途曰美而艷遂殺孔父則其妻顏色未衰孔父雖有子其年必幼恐未能速出奔且督悅其母亦必不遽逼其子杜云其子奔魯者疑斷之理未必有所據世本可從但防叔奔魯必有他故今不可得而考家語辟華氏之逼乃肅之妄談安有至曾孫始避其世讎者哉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註杜弗父何

及正考父 註杜弗父何

佐戴武宣 註杜三人皆

命茲益共 註杜三命上卿也 安衛家茲滋 註杜考父廟

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 註杜俯共於偃 註杜言不敢

莫余敢侮 註杜亦不侮之人 註杜於鼎中為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 註杜紇武

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

世其後必有達人 註杜聖人之後有明德而 安陸榮云孟僖子之意蓋以正

聖人為殷湯至此又橫益其文為聖人之後王引之云聖為明德之通稱不專指大

聖衛家襄二十二年傳臧武仲如晉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

左傳集解 卷之十九

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蓋魯人稱臧武仲為聖人故御叔以此朝之孟僖子之稱正考父為聖人猶魯人稱臧武仲為聖人耳後世聖名大重杜謂正考父不足以當之故上注既以聖人為成湯此又加之後二字以彌縫之而不知其終不可通是亦不尚論其世之過也

若獲沒杜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杜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

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杜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

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杜詩小雅

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棄親用羈杜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羈寄客也

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杜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十一

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杜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

乎杜衛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杜各異民心不壹杜政教殊

事序不類杜有變官職不則杜治官居職非一法安王引之云說文則等畫物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呂氏春秋曰取則行鈞是則與鈞亦同義官職不則謂賢否不同也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也

同始異杜言不同

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懽懽事國杜詩小雅其異終

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

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杜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

故以配日杜謂以子丑配甲乙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杜姜氏嬖人媯

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杜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縶余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

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杜羈縶子苟子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

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

協杜協合也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杜在二媯始生子名

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杜跛也安正義當斷不良為句能向下行讀義斷不良為句得之阮元云不良能行猶言不善於能行果爾孔成子以周易

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

杜令龜

遇屯

杜震下坎

又

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

杜嘉善

遇屯

杜周易曰

之比

杜坤下坎上

又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

杜屯元亨

成子曰非長之

杜善之

謂乎

杜言屯之元亨謂

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

杜善之

孟非人

杜善之

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

杜足破非全人不

嗣吉何建建非嗣也

杜善之

杜善之

不全祭祀賓客將不

且其繇曰利建侯

杜繇卦

嗣吉何建建非嗣也

杜善之

杜善之

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

杜謂再得屯卦皆

子

杜善之

杜善之

杜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上

弱足者居

杜跛則偏弱居

杜善之

杜善之

杜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

弱足者居

杜跛則偏弱居

杜善之

杜善之

九爻辭曰盤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為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盤桓利居衡案孔成

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事鬼

杜善之

杜善之

杜善之

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杜孟破利居

故孔成

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杜靈公

元也

杜善之

杜善之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杜以首惡從殺例故

杜善之

從殺例者從兩下相殺之例也鄭段去弟陳招不去弟者釋例云陳招殺兄之子然

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是言招罪輕於害兄故存弟也

衛案招以母弟殺其兄子將為君者而又巧詐以免其死故仲尼誅其意稱弟又稱

世子深罪之也故傳釋之曰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是經稱弟

者罪之非未減其罪也鄭段不稱弟者以其如二君其義

自別而正義援彼以證此以稱弟為未減其罪失之遠矣

夏四月辛丑陳

侯溺卒

杜襄二十七年

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杜襄二十七年

陳公子留出奔鄭

杜留為招所立未

于紅

杜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杜與

秋蒐

杜與

共殺偃師

大雩

杜無傳不旱而

不書旱者雩得雨也傳或釋或否以其可例推耳傳載陳殺公子過在八月庚戌之

左傳

卷之十九

廿二

傳不言是以此等為常祀假令魯人變於禮豈至秋
始行春祀哉不思甚矣凡經秋書雩者後皆放此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與註杜無傳招之葬陳哀公註杜廢人袁克葬之招放之于越註杜無傳復稱公殺陳孔

楚葬哀公故杜辯之云袁克葬之衡案壬午以下皆楚人所為故葬上不復言楚
蒙上文可知也若袁克葬之楚人將殺之魯安得會葬賈服是也說又互詳于傳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註杜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

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註杜謂有精神馮抑臣又聞之註杜抑疑

書五行志馮上有神字蓋後人依杜注增之耳不可信也衡案傳云或馮焉非神而
何傳唯無神字故杜言精神若傳有神字何須解之案注祇足見傳無神字也五行

志加一神字使人易註杜濫失不然民聽濫也註杜濫失抑臣又聞之註杜抑疑

陸祭云抑發語辭衡案抑與意通意猶俗言猜故杜訓疑辭然此非其義今案凡事
涉兩端先言正意次述他意則必言抑亦自意義引伸但不可訓疑辭耳宋以後始

訓發語註杜濫失曰作事不時怨讒動於民註安衡案足利本宋本宋殘本淳熙本

物上言於雖不能畫一要註安衡案足利本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

多如此此於本或作于非

盡註杜彫傷怨讒並作莫保其性註杜性命也民不敢

案漢書五行志引此傳亦作信顏籀曰信猶保也戰國策甘茂曰以曾子之賢與母
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高誘曰信猶保也倅頤煊云白虎通情性篇

性者生也周禮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為性莫保其性即莫保其生十
九年傳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亦謂民樂其生衡案唯信之故敢保之故信可訓保然

杜本作信當先訓保然後釋文義今不然知其本作保矣保保任之保也五行志作
信以訓詰字易之淳化本疑依五行志改之未可據以改今本或訓保為安亦非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註杜虎祁地名在絳西叔

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註杜子野師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

於其身註杜怨咎遠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

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註杜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

瘁病故註安正義其所言者非不從舌是出但其言僭而無徵衡案毛傳云哀賢人

自不得出是舌如注疏不添註安正義其所言者非不從舌是出但其言僭而無徵衡案毛傳云哀賢人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註杜奇嘉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時詩義如此故與安衡案巧善也信而有微謂其義巧言如流謂其辨兩不相戾今說詩者小異註也此亦斷章取義非叔向時詩義如此也正義以引詩斷章

為仲尼刪詩後之言不知齊盧癸云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在襄二十八年乃又何說也

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

魯天子知之矣杜元妃嫡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

司徒招與公子過杜招及過皆哀公有廢疾安衡案廢本多作廢元

今從子行本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夏四月辛亥哀公溢杜憂惠自殺經于徵師赴于楚杜于徵師且

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杜以招過殺偃楚人執而殺之杜殺

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

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杜疑為招赴楚當叔弓

如晉賀虎祁也杜賀官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

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杜蒙欺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

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杜言諸侯畏秋大蒐于

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杜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

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安齊召南云按魯東與齊莒二國接連其西境則鄰宋衛

國此傳不唯見魯眾之大數即土地廣輪之大已舉惠士奇云宋衛稱商衛踊為

定公諱也昭公事當紀于定公時也衡案蒐閱軍實不應涉他境以招嫌疑且假令

魯方百里三十步陳一車始能盡東西境況蒐位宜方不當狹長如繩雖有萬乘豈

能盡東西境哉況魯侯爵而周室懿親即不能如明堂位所云方七百里未必不及

職方氏方四百里陳千乘於四百里之地不唯不解軍法閱實之者殆不堪其勞而

謂古人為之乎且如諸家說蒐地徧魯境經傳何為書蒐于紅也紅是一地名則其

不徧境可知矣竊謂商衛亦魯國地名蓋兩邑之間有廣原可以蒐大軍故云自根

牟至于商衛也昭三十二年間傳書宋字不可枚舉何獨至此諱之易以商字哉惠

說妄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杜子旗樂施也欲并丁

丑殺梁嬰杜梁嬰子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杜三子齊大夫

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杜不書而立子良氏之宰杜子

皆來奔杜非卿

子尾之子高彊也。其臣曰孺子長矣。杜子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

也。杜兼弁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

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

將出矣聞之而還。杜聞字游服而逆之。杜去我備著常對曰聞彊氏授

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杜無字桓子

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杜謂

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杜謂之使周書曰惠不惠

茂不茂。杜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杜服行

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杜頃公靈公樂吾猶有望。杜望子旗

杜氏所事之君

衡案言始吾聞子兄弟構其實絕望矣今子言如此吾猶有望齊國治安於子也無
字始欲助子良以攻子旗及子旗訪已則亦勸子旗攻子良蓋樂高齊宗室有勢力
者減其一後易為力也見子旗不可動則從而賀之遂和三家其誦
詭傾險實不可窺測傳詳記之者暗應晏子齊其為陳氏乎之言也

初杜和樂高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杜言招所以不

安衡案釋經所以獨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杜孫吳

子偃師之宋戴惡會之。杜戴惡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杜壬午十月

言十一輿辟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杜輿眾也袁克嬖人之貴

月誤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顧炎武云輿辟大夫

也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殺馬毀玉服說是也衡案以殺馬推之顧訓輿

為車得之毀玉欲以為舍也下文請真之則馬未殺玉未毀而袁公猶未葬言以葬

者特序袁克之意耳經葬陳哀公賈服以為楚葬之是也蓋馬必名馬玉必名玉不

欲使楚人得之楚人知之故怒欲殺楚人將殺之請真之。杜置馬既又

請私。杜私盡君私於幄加絰於頰而

逃。杜幄帳也逃不使穿封戌為陳公。杜戌

註欲為楚臣 安衡案經在首今加於頰

註安衡案經在首今加於頰

註安衡案經在首今加於頰

大夫滅陳為縣

日城麋之役不詔

杜城麋役在襄二十六年

侍飲酒於

使成爲縣公

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

杜及此謂

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

杜息寧

晉侯問於

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頊之後也

杜陳祖舜舜

安衡案後本多作

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

顛頊氏以歲在鶉火

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杜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

安陸祭云魏了翁謂由義如尚書顛木之有由葉今案由古

且陳氏得政于

齊而後陳卒亡

杜物莫能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杜幕舜之先瞽

至瞽瞍間無違

安正義觀傳此文瞽瞍以前似有國土而尚書序云虞舜側微孔

天命廢絕者

至瞽瞍始失國耳此久遠之事不可知也衡案尚書云有鰥在下則瞽瞍嘗失茅土

據其始終以言之故云無違命也賈逵以幕爲舜後

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

遂

杜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

安衡案下文云遂世守之則遂蓋國名若是

遂故云實德於遂若以爲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

虞帝

杜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

安衡案淫

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

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杜言陳氏興盛於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杜以事往非

許遷于夷

杜許畏鄭欲遷

夏四月陳災

杜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

安正義公羊穀梁經皆書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

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衡案十三年經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傳釋之曰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如傳文廬之與

吳實陳侯蔡侯之孫耳而經皆書爵又以國逆爲文是未嘗以陳蔡爲亡也不以陳

蔡爲亡者示諸侯不得滅鄰國又不得專封之也故傳釋之曰禮也言楚不遂滅鄰

國得禮之本意也若終滅之雖欲憫而存之不可得而存則書其滅某以罪之通考

全書經傳之意炳如日星不煩取公穀以解之也經既不以陳爲滅故此亦書陳災

傳不釋者義具於十三年也夫災雖天火與山川竭屬氣數者其義自別一邑之

災亦必書於經恐不可勝書不得與沙鹿崩比而同之杜注非也餘互詳於十三年

疏 秋仲孫矍如齊冬築郎囿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杜楚子在陳杜故四國大

夫往非盟主所召不杜行會禮故不總書杜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杜此

改城父為夷故傳實安衛案經所書地名皆仍舊史故其所書皆舊名若地改名杜之城父縣屬譙郡註則傳舉今名而實之使人易曉故經傳異名者經皆舊名

傳皆新名此理易知而杜反杜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杜益許

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杜以夷田在濮杜水西者與城

父遷方城外杜人於許杜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杜周甘

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杜閻嘉晉閻大夫杜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

潁杜陰戎陸渾之杜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杜辭責讓之桓杜曰我自夏以

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杜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杜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在扶風美

陽縣安釋文駘他來反依字當作郃衛案郃芮岐畢皆見於詩書唯魏無所見正杜西北註義以為河東河北縣齊召南因疑傳舉后稷以至文王然魏近對都雖文

王之時亦未能有之且東周都河南魏在其東北不得言吾西土此魏蓋在雍州

今不可考要之非冀州之魏也不言幽者不密自竄于戎狄之間非后稷封邑也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樂安博昌縣安正義服虔云蒲杜姑齊也商奄魯

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杜肅慎北夷在玄安肅慎

衡案肅慎蓋今嵯峨連在黑龍江入海之杜吾何邇封之有杜邇近杜文武成

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杜為後世廢隊兄弟杜豈如

弁髦而因以敝之杜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杜先王居擣

杙于四裔以禦螭魅杜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杜故允姓之姦居于

瓜州杜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杜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杜十

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杜使備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杜十

邑外為郊郊外為甸杜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杜咎在杜后稷封殖天下今

戎制之不亦難乎杜后稷脩封疆殖五穀安陸粲云上二年傳封殖此樹杜今戎得之唯以畜牧註注云封厚殖長是也制之亦

言戎制御之耳。衡案封田有封洫之封。疆我疆我理之疆。謂制井田。脩封疆。殖五穀。皆后稷所有事故。杜以此解之。陸不能通。以脩封疆為脩天下之封疆。謂天下不可言封疆。遂後封殖此樹。以解封殖天下。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而不知天下之不可言厚長。疏謬可笑。

有冠冕未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杜民人謀主宗伯父若

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杜伯父

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安顧炎武云伯父猶然則戎狄亦無所憚矣。衡案戎

向謂宣子曰文之也豈能改物。杜言文公雖霸未能翼戴天子而

加之以共。杜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杜宗周

王有姻喪。杜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祿。杜祿送反頴

倬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杜賓滑

夫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

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杜陳顛頊之後故為水屬。火水妃也。杜火畏水故

而楚所相也。杜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安正義相訓助也。主火而助君為治

今火出而火陳。杜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以安案

之疏訓助是也。云助君則失之。今火出而火陳。杜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以安案

古歷歸餘於終則閏後之閏三十七月乃置之。次閏二十五月。逐楚而建陳也。

而陳復封為十三年。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故曰五十二年。杜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

為紀。故五及鷄。安正義如杜所注。歲星每年而行一次。至昭三十二年。則歲星在

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歷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為百

四十四分。歲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刺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

乃刺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今杜氏既無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但歲星之行。天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故杜不法。衡案服虔歲星起辰之說甚精。後儒通於此者。唯錢大昕以戴震之精於天學。猶不能無疑於服說。談天亦豈容易哉。晉荀盈如齊逆女。杜自為還

六月卒于戲陽

杜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

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饕宰

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

杜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

安釋文樂音洛王引之云樂也

樂作也下文屠蒯酌以飲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

許之

杜公許之

而遂酌以飲工

杜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

杜樂所以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杜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

安陸祭

充論衡曰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亡也賈逵鄭玄皆同此義故杜用之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說者以為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孔氏謂鄭衆注春秋其說亦如此今錄以備一義衛案疾痛也下文云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則子卯不樂者痛夏殷之亡也桀紂不足惜也然禹湯之聖有此不肖子孫以亡其宗廟社稷此亦不足痛乎故子卯不樂者痛亡國以戒子孫也湯武之事乃聖人之不幸非所以訓子孫不得以此相難子卯相刑乃陰陽生剋之理與股肱或虧何涉屠蒯引之以諫臣喪作樂不亦迂乎而通儒碩學往往取彼以駁此人之難曉有如此者焉

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杜言痛疾過女

弗聞而樂是不聰也

杜不聞是義

又飲外嬖嬖叔

杜外都大夫

陸祭云莊二十八年注外嬖在閨闈之外與此不同大抵言內嬖皆謂嬖御外嬖則謂羣臣耳成十七年注云愛幸大夫是也衛案君既嬖之必不置之外都陸說是也

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

杜職在外

安衛案叔能視而為君所嬖幸故

服以旌禮

杜旌表

禮以行事

杜事政

事有其物

杜物類

人君所行皆是也物者服飾器備之屬

物有其容

杜容貌

今君之容非其物也

杜有卿

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

安衛案獻酬之容俎豆之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

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杜氣和則

志以定言

杜在心為志

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

杜工與嬖叔侍

不聰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

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杜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

孟僖子如齊

殷聘禮也

杜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

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詩大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杜勤勞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杜善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安衡案欒施欲其君傳云遂伐虎門釋經所以書名也杜舍大罪而舉小過非也

秋七月李孫意知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杜三大夫皆卿故書之戊子晉侯彪卒杜五同盟九月叔孫婁如

晉葬晉平公杜三月而葬速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杜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鄭裨寵言於子

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杜歲歲星也顛頊之虛故此虛虛言地章注誤耳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杜客星居玄枵之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杜姜齊姓任薛姓齊薛安阮元云韋昭周語注引作守

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齊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安傅遜云蓋言齊女居玄枵之維二十八宿分掌四方故謂之維玄黑也北方之色枵虛也北方七宿虛

星居中故名玄枵配當四禽則謂之玄武武龜也故又名天龜

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杜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吾是以譏之杜爲晉侯安衡案譏如譏而不征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杜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杜說婦人言彊於陳

鮑氏而惡之杜惡陳安惠棟云爾雅彊當也言其族盛與陳鮑相當衡案

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

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杜欲及子良醉故安傳遜云醉而騁者子良也

子良醉而騁故不知桓子既授甲傳記之者以見其壹醉日富所以敗也

遂見支子杜鮑文子則亦授甲矣使

視二子杜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杜彼傳安劉

左傳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熙云彼謂樂高也信猶實也言彼雖不實欲攻我

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註杜欲以公遂

伐虎門註杜欲入公不聽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註杜自輔助遂

衡案端委玄端委貌也委貌周冠名

四族召之無所往註杜四族樂其徒曰助陳鮑乎

曰何善焉註杜言無善助樂高乎曰庸愈乎註杜罪惡不差安陸祭云

也言樂高庸勝於陳鮑乎衡案杜解庸愈為不差蓋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

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

之註杜王黑齊大夫靈姑鉞公旗安服虔云斷三尺使至於較焦循云禮緯諸侯

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五月庚辰戰于稷註杜稷祀后安

釋文稷地名六國時齊有稷下館樂高敗又敗諸莊註杜莊六軌安衡案莊亦地名孟子

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註杜鹿門齊樂施高彊來奔註杜高彊

非註安馬宗璉云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魯境上關名疑此鹿門即魯關

人追之則王黑既收師唯國人追之是鹿門斷然非齊城門案邾在魯東南齊在東

北是鹿門可以通二國馬以鹿門為魯境上關名近是傳記國人追之者以見陳氏

得民故下文結之曰陳氏始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

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註杜不

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蓋利生孽註杜蓋畜也孽安衡案蓋水或

取註杜蓋畜也孽姑使無蓋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註杜莒齊桓

子召子山註杜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註杜

私具不註杜而反棘焉註杜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

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註杜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反子城子公

公孫捷註杜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

之邑註杜桓子以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

能施也

杜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備

安衡案載成也言文王布陳錫賚於天下以成周家之王業也

桓

公是以霸

杜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

安衡案具器用以反羣公子與齊桓封衛刑粗同故桓子以自比焉

公與桓

子莒之旁邑辭

杜讓不受

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杜穆孟姬景

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

杜郟莒邑取郟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

獻俘始

用人於亳社

杜以人祭殷社

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

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

杜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

壹用之將誰福哉

杜壹同也同人於畜牲

安衡案壹與佻對壹純也佻苟且苟且者

其心不壹故君子賤之壹雖美德純壹

愛安釋文視如字詩作示正義佻偷釋言文李巡曰佻偷薄

民註之偷也孫炎曰偷苟且也衡案視示通此當以視為正

佻之謂甚矣而

用人則其惡甚於

苟且故神不福也

戊子晉平公卒

杜如禪竈鄭伯如晉及河晉人

辭之游吉遂如晉

杜禮諸侯不相弔故辭

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

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如

晉葬平公也

杜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

鄭子皮將以幣行

杜見新君子產

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

杜載幣用車百乘

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

行杜行用也

不行必盡用之

杜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

幾千人而國不亡杜言千

人之費不可數

安衡案千人句行猶為也不行謂不得行見新君之禮言千人大役也率

國不亡者幾許

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

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

杜送葬禮畢而又命

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

杜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

安劉用熙云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剝斬謂哀痛

之深如斬絕也以爲斬衰者謬王引之云斬讀爲慙慙焉者哀痛憂傷之貌晉語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是也檀弓曰吾子儼然在憂服中語意與此相似衡案斬焉縣子如斬之說自通說文慙愧也不訓痛傷國語慙焉殆借慙爲斬耳王說未是虞與葬一節虞而卒哭諸侯雖七處不容間有事既葬則亦必既卒哭矣而杜云未卒哭者欲以成卒哭除服之說耳

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

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杜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

杜言不患不知

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安衡案言子產既知其不可矣因以誨我亦必能行之我則不足知而行之自詒此戚也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杜逸

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

欲而不能自克也

杜欲因喪以慶新君故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

高彊見而退

杜高彊

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

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其寵之將死

疾于公宮

杜在公宮

輦而歸君親推之

杜推其車

其子不能任

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

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

杜夫人謂子

安顧炎武云使其

衡案德即上文令德棄德謂棄絕其父之志宗知必滅若教氏之宗之宗曠杜訓空

是也曠宗謂一掃其宗族無復有子遺除宗社聯文古未有稱宗廟為宗者顧說非

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杜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

自取安衡案此亦斷章取義言禍患之及身不先我所為而至不後我所為而生

此禍註遲速之度唯從其所為而來皆其自取如杜注其咎在世而高彊不與焉

安得言是

之謂乎哉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

杜元公

大子

及喪柳熾炭于位

杜以温

將至則去之

杜使公坐

比葬又

有寵

杜言元公好

安衡案亦言姦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

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杜蔡侯雖弑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

安衡案

曰誘曰殺傳云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楚子之罪甚矣故書名以貶之如杜說春秋

成於赴告焉得謂之筆削哉春秋喪貶就一事而斷未嘗較他日是非得失楚子之

殺般特貪其地非正其罪也故專貶楚子不復參諸般弑父之罪因事明道固叔得

不然杜言般弑父亦未達此旨傳載叔向之言者明天道好還之理以垂教非援以

杜

昭公母胡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杜

昭公母胡

大蒐于比蒲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稷祥

杜稷祥

秋季孫意如會

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杜

杜

杜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杜齊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

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杜以祭山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杜嫌以聘事行故傳具之景王問

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杜萇弘周大夫對曰蔡凶此蔡

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杜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

弗過此矣杜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杜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

楚凶天之道也杜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歲及大梁蔡復

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杜蔡近楚之

常恨其不服順安衡案蔡之服順楚久矣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

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

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杜傳言楚子無道韓

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杜謂

而不能其民杜不能安衡案能者善之淺也故訓順適詩云柔邇能

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杜借楚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

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

聽命而遂縣之杜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

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

身杜紂為紂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

咎乎杜安衡案亟數也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

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

可沒振杜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則棄捐安正義方言

出溺為

拯焦循云沒不可復振而云不可沒振倒文中并積德云蓋譬於救溺者也言不可沒水以振也衡案極振皆訓救言一足矣而必並言之者不可沒振釋所以無拯也沒味通貪也引伸訓犯如味死以聞是也言天降之罰是以無能極勢以不可味進以振之也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

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稷祥脩好禮也杜菟非存亡之由杜故臨喪不宜為

之盟會以安社稷杜故喪盟謂之禮杜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杜魯邑杜魯邑杜安

釋文夢以其帷一本作夢以帷衡案在旁曰杜遂奔僖子其僚從之杜鄰女

惟有為妾之意在上曰幕有生豕子之象杜友者隨而杜安焦循云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注云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

奔僖子杜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然則奔以不行聘言非淫奔也七年傳

隸臣僚僚臣僕正義引服虔云僚勞也共勞事也蓋平日共勞事之人同來為僖子

妾衡案僚朋也朋羣也相與羣游之人杜注亦同但僚友同官相呼之稱非施於婦

人之名故焦引服虔訓共勞事之人然婦人無子等之別杜盟于清丘之社曰

若是供給勞事之人傳當言其婢不宜云其僚焦說近鑿杜有子無相棄也杜二女自杜僖子使助遠氏之遣杜遣副倅也遠氏

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杜安馬宗璉云周禮大祝二日造注云故書造作寵杜子春

泉丘人女令副助之杜讀寵為造次之造書亦或為造造祭於祖也膳夫以樂

徹於造注云造作也賈疏云造食之處謂中饋為寵其義自通不必訓作杜反自稷祥

宿於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杜字養也

楚師在蔡杜向四月杜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杜似雙生

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杜物事杜安陸祭云物猶人也言不恤杜小國之患故使物情不附

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

救蔡也杜不書救蔡杜不果救杜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

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杜盈楚

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

復王惡周矣杜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杜晉人使狐父請蔡于

楚弗許杜孤父晉杜單子單杜成公杜視下言徐叔

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杜著定朝內列位杜安正義劉炫謂下

註常處謂之表著杜安正義劉炫謂下杜文有著有表二

氏足矣何必言之遣且謂妾為遣近於好艱險其辭左氏必不然遣

竈通又見於管子竈作飲食之處謂中饋為寵其義自通不必訓作

宿於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楚師在蔡杜向四月杜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

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杜物事杜安陸祭云物猶人也言不恤

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

救蔡也杜不書救蔡杜不果救杜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

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杜盈楚

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

復王惡周矣杜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杜晉人使狐父請蔡于

楚弗許杜孤父晉杜單子單杜成公杜視下言徐叔

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杜著定朝內列位杜安正義劉炫謂下

註常處謂之表著杜安正義劉炫謂下杜文有著有表二

文不同以著定為朝

有者不得謂之表著

會有表杜野會設表以為位

衣有禮帶有結杜禮領禮結帶結也

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

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

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安王引之云貌當為視此涉

上文容貌而誤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漢書五行志作貌亦後人依誤本左

傳改之案上文云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

以道容貌也單子視不登帶則不能道容貌矣故云視不道容言不過步則不能昭

事序矣故云言不昭上下皆以言視對文今本視作貌則與上文不合且貌即容也

今云貌不道容則是容不道容矣此必當依上文改正衡案貌不道容義不可通注

疏不容不解而今皆無解知唐初本尚作視矣今本誤貌者蓋自石經始石經多誤

當時已有名儒不窺之謂王說良是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杜貌正曰共

無守氣矣杜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

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杜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

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杜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

安衡案此以母姓為占乃所謂雜占古蓋有

喪國不廢蒐杜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

忌君也杜忌畏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

卑乎殆其失國杜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

于岡山杜蔡靈公之太子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

侯乎杜五牲牛羊豕犬雜王必悔之杜悔為暴虐十二月單成公卒杜終叔向之言

楚子城陳蔡不羹杜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

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祖

伯遂居櫟卒使昭安衡案子元即厲公說見於隱五年蓋子元有功莊公城櫟而

公不安位而見殺註寘之名位已顯及莊公卒子元奔宋故宋人魯祭仲立之經

不書者鄭不以告也如杜注是使昭公不安位非使不立也且寘子元焉與寘管仲

焉對言管仲身有功而後世賴焉假令子元他公子無功可記事既不倫又與封棄

此法言歸姓所生而不思其親是自背其所以生故祖考亦棄之而不歸依也

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

喪國不廢蒐杜謂蒐比蒲

忌君也杜忌畏也

君無感容不顧親也

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

卑乎殆其失國杜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

于岡山杜蔡靈公之太子

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

侯乎杜五牲牛羊豕犬雜

王必悔之杜悔為暴虐

十二月單成公卒杜終叔向之言

楚子城陳蔡不羹杜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

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祖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註寘之名位已顯及莊公卒子元奔宋故宋人魯祭仲立之經不書者鄭不以告也如杜注是使昭公不安位非使不立也且寘子元焉與寘管仲焉對言管仲身有功而後世賴焉假令子元他公子無功可記事既不倫又與封棄

疾為蔡侯絕不相類而其禍國特為厲公所因耳不得謂之使昭公不立以此推之
子元之為厲公益明杜為此說者以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傳專言雍氏有寵於宋公
未曾一言及櫟耳不知彼傳為宋鄭相伐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于
起本此傳言封厲公以禍國各記所重也

今賴之

杜城穀在莊三十二年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杜上古金木水火土謂

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氏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
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
不可居邊細弱不勝安正義賈逵云五大謂天子母弟貴重公子公孫累世正卿
任亦不可居朝廷鄭衆云天子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

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立是也累世正卿衛甯殖居蒲
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是也不在庭不當使居
朝廷為政也衛案五大五細傳不言其目他書又無所見今不可得而考但杜以五
大為五官大過盛五細為細弱是大以勢言細以質言且五官之長在廷為政未有
使之居邊者其謬顯然此言為棄疾居蔡發則大必指貴重之臣大既貴重則細必微賤而其數各有五也姑從賈鄭

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

杜襄十九年

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

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

杜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

安惠棟云楚語范

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位鄭子不得其位明京屬叔段櫟屬厲公左氏約舊史
而為傳取其文勢之便兼舉京櫟而單舉曼伯此傳之漏義得櫟并京既無明文何

必遷就而曲為之說也衛案桓十五年傳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是厲公
出奔之後殺檀伯始復得櫟也此傳云京櫟殺曼伯是二邑俱黨厲公以攻曼伯非
得櫟之後又并京也十五年傳不言京者蓋二邑相近京人助櫟人以攻檀伯傳舉
兵主以略京此論大城難制故并言京文各有所當也或稱檀伯或稱曼伯者蓋檀
曼古聲相近或楚人讀檀如曼耳略其實而獨取文勢之便後世謹飭者猶不敢為
而謂左氏為之邪內外傳各記其所聞概不能畫一況京屬段厲公居櫟左氏皆有
明文而此并言京者以當時京人助櫟耳何必信彼而疑此哉惠說亦非

丘實殺無知

杜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

宋蕭臺實殺子游

安正義鄭眾以渠丘為無知之邑

無知邑衛案甲無字雜引四事以證大城難制不復問其事之是非注疏以渠丘為
雍廩邑據莊九年雍廩殺無知注疏是也鄭以為無知之邑者無知弑君之賊殺之
固當而無字云害於國則其意謂無知恃大邑以弑君終殺其身也然子游為宋萬
所立雖不親弑君亦弑君之黨何獨不以蕭臺為子游邑也據傳所記曼伯不恃京
櫟之富蕭臺御說及羣公子所奔蒲戚乃孫甯之邑非獻公
及子游之所恃而獨以渠丘為無知所恃以為亂失之遠矣

公

杜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

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

杜折

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杜為十三年陳

左傳輯釋卷十九終

